



▲繁花



▲竹雀图（扇面）



▲红梅双雀图（扇面）



▲紫气东来



▲清夏

又见百花烂漫 ——刘泮峒先生水墨花鸟画印象

□蒋春婷

近些年，书画界很热闹。不说其他，单单是以“笔”“墨”的功力作为评价中国画的核心尺度，还是把“造型”“怪异”看成现代水墨的标志，书画界、评论界就反复吵闹纠缠不清。

这些都是评论家的事。作为一个书画爱好者，个人认为，既然是中国画，就一定离不开中国画的魂魄——笔墨精神。

看到过一些用洗衣粉、清洁剂、牛奶等和着笔墨“制作”的“中国画”，觉得这些看起来美艳得腻人的画只能叫“工艺画”。没有中国笔墨精神的画还能叫中国画吗？

2017年年底，在同事的办公室见到一些中国花鸟画，酣畅的笔墨、恬淡的色彩、淋漓的水气，让人眼前一亮。这些作品构图意境高古、气韵生动，有的繁芜密不透风，有的稀疏可以跑马，笔笔见传统，笔笔见新意，皴擦点染皆有笔墨功夫，隽秀雅健，风神俊朗，真是银钩铁划，让人玩味无穷。

没有丰富的阅历，没有笔墨的磨炼，没有对万物通透的理解，是难以写出这样的水墨的。查了百度，才知道作者刘泮峒先生是河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、硕士研究生导师。老教授几十年来一直在高校从事美术教学和科研工作，主讲基础素描的基本理论和技法，对造型的基本规律有丰富的经验和独到的见解，出版有《花鸟画创新随想》等多部著作。

个人认为：西洋画画的是科学，中国画写的是哲学甚至是宗教。这句话在刘泮峒先生的画中得到印证：他的作品题材大都是我们生活中喜闻乐见的对象：荷花、梅花、紫藤、燕子、鸭子、芭蕉等，但在老教授笔下，你可以从这些熟悉的物象中看出深层的美学价值，看出作者的思想情怀和人文素养。简单地说，中国画不是看你画的花多像花、鸟多像鸟，而是借助你笔下的东西，表现你的精神追求。一幅画，不仅看画面，更要看是否表达出了物象的风骨与灵魂，

这些也代表作者的价值取向。所谓写意者，传神也。

因此，读刘泮峒先生的画，得到的不仅仅是简单的赏心悦目，更重要的是作品传递出的精神风骨，让我们心旷神怡。比如他的《春江水暖鸭先知》，那扑面而来的迎春花不仅让我们感受到了春的气息，我们更是从那寥寥几笔的鸭子身上，看到作者的天真烂漫，看到作者热爱生活、尊重生命的虔诚，老教授返璞归真的童趣、怡然自得的恬淡跃然纸上。他的《兰雀图》，两三笔成兰，淡浓墨成雀，稀疏几笔，却如春雷滚滚，让你体会到什么是力透纸背，什么是如椽大笔。而这些惊人的笔墨表现，让人感受到春的气息，使人有昂扬向上、从容自在的洒脱与超然。还有《南国风光》《清夏》等作品，无一不在透漏作者尊重自然、热爱自然、理解自然的艺术家情怀，真是“挥毫泼墨浓淡湿，写尽心中无限情”啊。

作品太多，不能一一叙述。总的来说，先生通过笔的游走、墨的浓淡、水的干湿，精妙传神地营造出大自然的勃勃生机，在生命的张力中，使我们感受到一种悠然、恬淡、闲静、典雅，极具中国画神韵的高超境界。这些花花草草、鸟兽虫鱼满纸逸气，亲切不世俗，高雅不冷傲，处处洋溢着传统文人的儒雅之风。我想，在浮华满天飞的时代，老教授之所以能够谨守传统的文人精神，却不落于古典形式上的僵化，而拥有其独特生命内涵的真实与精彩，不是因为他故意为之、刻意为之，而是他的世界原本如此，他的内心原本如此。

山水画大师陆俨少先生说过一句话：“气质不好的人难成好画家。”很以为然。我的理解是，中国画是借助笔下的物象写画家心中的逸气。中国画是画，更是“无状之状，无物之象”，是“微妙玄通”，是艺术家对大自然直觉的虔诚反映。没有这样的情怀，很难写出超凡脱俗、物我两忘的天地精灵。

据悉，老教授的《百花迎春》花鸟画展览即将在我市淞江新区新闻大厦展出，届时，我们可以沐浴在百花丛中，品享一场精神盛宴。



▲戏水